

旅蜀日記

一 離昆明。

緩一陣猛一陣的絮雨，

送着孤孤悽悽的我，

走向那險惡遙遠的蜀道去。

說雨有情，

就不該促人分別！

說雨無情，

就不該陪人灑淚！

想起前程，

想起母親，

又兀自悲壯交集！

哥哥，竹君從泥濘狹坡上赤足追來，

數語又匆匆冒雨轉去，

我的人呀！

光明的路在前頭！

我們大家努力！

二 「不是瘋人，安知瘋人個中底事！」

「隔壁毛大嫂的磨子照例響了；依習慣法，腦帥下起床命令。」
這時恐怕有，似乎有，學生來了。

揉揉眼，坐起身來，將要借呵欠舒展睡的風氣——奇極了！昏——呀我腦裏這多盤旋。

移時始醒，不知幾千萬小學生似的吵鬧；不知如何雷響似的磨聲，呀哩哇啦唔嚕，呀哩哇啦唔嚕，我真是害怕極了！床也旋轉了，比毛大嫂的磨還要快。我又昏過去。

好一會又醒過來，是鈴的巨聲振醒的。學生們上堂去吵鬧聲已屏息；毛大嫂的磨聲也屏息。床雖還旋轉着，但空氣却靜。

好奇心主使着我第一次對睜眼鼓勇，更奇了！我正視着的瓦片中的一個瓦片，竟閃晃起來，再由閃晃而明澈起來，再於明澈中透出人影來，終於人影現出極顯明極猙獰的面目來。接着那瓦片四周的瓦片由附近而展至全體皆像那瓦片一樣的變化；而且所有猙獰面目都向着我。

我急緊閉兩眼，掙扎着扒起身來，穿上衣服，只摸不着鞋子，不得不微開一線眼孔，此一線眼光所觸越發奇了：忽然一陣風起，六方黑烟滾作一團，越滾越多，越滾越大；呼的一

聲，猛然抽成一條長帶，恰像紗帕，向我面上圍來。我急舉掌一揮，應手而解，紛紛化為黑灰飛散；霎時盡變作無數像瓦上一樣極顯明極猙獰的面目的人影，布滿全室。我又昏了。

「老師，快起來洗臉上堂，學生們等够！」如雷的吼聲又將我從昏中震醒，看是校役喚我，往天擡洗臉水來的校役從沒有今天這般凶惡，急揮手令他去。

勉強支持着出房，到了講堂窗前，學生們都轉面來看我，覺得今天學生比往年多若干倍，一個個望着，望着便變猙獰的臉，險些兒又把我嚇倒。

今天的事我自己明白，當時的思想不能說便糊塗；在萬斤喉壓底下擠出一個似放的「放」字來，一大羣黑團飛也似的散了。

顫動的日光，彷彿要偵探我臥室裏秘密，從對面屋脊翻越過來，眼光釘在臥室窗上；使臥室窗上劃分成上下明暗兩層。我很感謝他來光明我暗室的一部，我更感謝他對我要偵探室內表同情。

然而太光怪陸離的光怪陸離，我怎敢偵探呢——日光我倒不知。

放置在室外塔沿上一條短欄上的一盆洗臉水這時已半冷了。

據後來校役說，這一日內，我忽急行上樓，忽跳躍下樓；喧嚷庭中，時而拋磚投石，時而提棍亂打，物莫敢撓，曾扒在操場上最高樹幹蹲着；曾跑到校外稻田裏打滾。許多人不就近，都說老師瘋了。

不是瘋人，安知瘋人個中底事！

猙獰的面目又在躲過日光偵探的幸運中探頭探腦，我洗完臉時，精神尚未寧靜的情形下，怎堪睹這些東西，所以急行上樓，意思是在躲避，並且打開樓窗歡迎他們所畏的我的恩人日光。

樓上的神秘，幾乎嚇死了我：案上書籍筆墨，無人使用，而他們居然利的招動；兒童做的手工（泥的，紙的），圖畫，也動了；瓶裏美麗的鮮花，却變作要噬人的鬼臉；最利害是平常我最愜意對着我笑舞的畫中舞劍美人，今日她也變臉發嬌，蛇蝎似的舞劍向我，躍躍欲試，同時築滿全屋猙獰的人，附合着擁擠攻來。我用力衝出重圍，跌在樓口上，幾跳下

樓，躍至庭中。以後他們猙獰的同類越集越多。日光敵不過黑雲隱去了。

現在，我可以說：世界上都許滿了他們。我寡不敵衆，自殺當然不可，然苟存也不容易。拋磚，提棍……只有盡所有的力量，同他們總奮鬥。校役後來說的，確係我奮鬥的寫照；其實我豈是甘願做一個可憐的，供人笑的瘋人呀！

我要回家了，我不能再留戀此地了。我家中雖然不大好，但或許我慈愛的母親，甜愛的妻子，親愛的兒女，不至於也變作猙獰的面目來摧殘我的弱命；他們或許能幫助我奮鬥和給我奮鬥的安慰。

我回家心切；但猙獰的人始終難饒我，在回家大路一塊很光明很廣闊的平原上，盈千累萬，集合着些鋤田人瞋目待我。我回家心切，拚死向衆人裏一鑽，——吓唬——噁噁！然而我終於回了家了。

據雷君景星所述，這是他喫着毒菌後第二日的實事，聽他講述的人，除我而外，有健秋及吳君瑞麟。吳君是一位小學教員，和健秋有關係。當我和健秋抵大板橋飯後，他便來

邀健秋和我到他家，熱心招待，並請其同地同行的好友雷君來陪。我們談了許多關於小學教員的問題及其他，意頗相投。我最羨慕雷君，中了菌毒，能獲得若干人生奇異的秘密。

以上八月十六日

三 『厚甫也來了。』

正與健秋承吳君之邀在他家晚餐時，保商隊大批到了，厚甫也來了。

十七日

四 『令我臨窗欲涕』

橫水塘，長坡，小哨，皆從前盜匪出沒的地方，故本地居人於橫水塘築有礮臺，小哨壠上插有「團」字旗，又恐匪藏匿叢林中，特將高樹完全斫斷。

店子裏遍地遍樓板都鋪有床，幸我們佔着僅有兩張高床的一個房間的優先，才不

致和雜色人打混，但還是避不了他們的嘈音。好在西壁有一個小窗，健秋厚甫都出去了，我握筆也寫不下家書。夜幕罩了世界，卻從幕邊西山之巔，慢慢昇上寡白的月，寡白的月又映入山下湖中，反射出如霧的光來。秋風颯颯逼枝上病葉。秋蟲聲聲喚離家孤客，令我臨窗欲涕。

十八日

五 泥的滋味。

由楊林起，西行數百步，折而東北。因昨夜天雨，土路盡成泥濘。轎夫很以為苦，走得異常慢。

轎夫說：今天要走六十里，以狗街為中站，狗街以前三十里，盡是越走越爛的泥路。走二十里到豬街休息片刻，看看軍隊馬馱快要趕上，我們恐讓馬上前蹂爛泥路，越發難走，故急上軍隊前行。

其實縱然在軍隊馬馱以前，路確比豬街以前糟幾倍。豬街以前的路已經就很難走。

了，但還不算十分稀爛，人馬來還有退讓的地方；豬街以下的路較狹多了，兩邊盡是水田，路泥皆可沒脛，有時竟可沒膝。轎夫步子又小又滑，我的心也隨着又急又怕。

『軍隊來了！馬來了！』——過險地賴軍隊保護，於此時聽見軍隊來却像來了仇敵。讓他們過去吧！接着人人馬馬踏泥濺水過去，好一會才瞅着馬馱中有間斷的空兒插進去。

長毛老段的腳馬（轎夫着於脚上避泥滑之鐵製物）走脫了一隻，喊老李等他找，老李不厭，拖着滑杆前進；長毛老段哭起來了！我忙承認到站買還他，他說：『今天怎麼走？還有十多里泥路呀！況且站上買不着這物。』老李沒法，請我下滑杆讓他去找。

我足觸地，自然泥沒了鞋。幫着老李把滑杆擡在水田中懸着。纔轉頭，兩匹大馬迎面衝來，快向左側一讓，加上一滑，險些兒崩了一個一字。前馬讓過，後馬踵來，我足跟還沒有站穩，右邊當然讓不過去，左邊已無路可讓，急忙躍入道旁水田內，陳的一聲，水淹上全身三分之一。馬過了扒上路來，脫去鞋襪，這時長毛老段找不着腳馬，抱怨着轉來。我將打量

上滑杆，恰值後面來了一乘滑杆，前面的轎夫滑倒了，擲出一位青蛙撲水式的老婦，泥團好一會才爬起來，面上髮際裙襖邊還一滴一滴的滴的着衛生水。我目睹此狀，加以轎夫哀求，不得不步行。

步行的苦處，罄筆難盡，尤其時時要注意：（1）不敢離滑杆太遠，（2）防備人馬闖踐，（3）脚跟務必使穩，（4）測驗泥塘深淺，（5）避瓦片荆棘……

後來發明一種走法：緊跟在馬尾後，利用馬踏的足跡，隨着一步一步的走去，但有時馬走到石頭上蹄滑，跟着他反犯危險。

到了一個岔口，軍隊馬馱都朝着大路走去，多數旅人腳轉向小路，我同滑杆也轉向小路。小路越發糟糕，有些地方竟狹如魚背，有些地方溝隔著，水淹着，有些地方土蘇了，草埋了。灣灣轉轉跌跌絆絆，好容易由田埂走達河岸。

真倒霉，滿望到了河岸，渡過小橋，從河的那面走，不上數里便可抵狗街。誰知孱弱的小橋，晦氣的小橋，早被猛水攔去了！

左轉灣又走了七八里冤枉路，打向大路會合軍隊馬歇。將到狗街，路又被水淹成小池一樣。摸過水路，泥濘深沒膝蓋以上，黑而且臭。

六月十九日

六 羊街。

打住羊街一日。

二十日

七 『打開削果子皮的小刀，緊握手內。』

下弦的灣月，還在癩洋洋的斜掛着，滿天的疏星，還在紅通通的閃灼着。號聲馬蹄，便擾破了野外的寂寞。燐火似的燈光，挨次向黑魃魃的前途移動。物影模糊，依稀矮樹是旅人，夜色蒼茫，彷彿黑雲是青山，馬鈴聲與秋蟲聲相應和，暮霞與晨曦相征逐。

我在滑杆內如坐搖籃，夜景催眠，呼呼的睡覺。

『先生！』驚醒了，是轎夫驚醒的，『請坐正點，歪在一邊不好擡。』這時，黃色油布反射出強黃色來，伸頭一望，日不止上三竿，我的滑杆正行在前後無人的幽谷中。初時以爲

前後行人離得遠，繼而越走越荒險，越無人跡。不覺疑起來，問轎夫，他們只管前行，後乃回說這是抵清水溝的捷徑。我又問他們，既然是捷徑何以無人走呢？他們仍然前行，滿口支吾，於是我大疑起來：這兩個轎夫，非但面目可憎，心術實乖，我時時都在防備着他們，今天來此，莫非我命運中該……又回頭向後面看看有人來沒有，非惟沒有，連來路都望不清白了，越發着急。猛然又想起臨行時朋友之言，由省城到東川，以功山、賴頭坡兩站最險，今天不是兩天中的第一天麼？此地不是很危險的麼？想到這點，不禁心跳身顫，汗涔涔下。後來勉強由失望中想出條計來，打開削果子皮的小刀，緊握手內，假如一旦發生變動，就死也要拚他兩下。

我理想中他們要幹的第一步，實現了！將出深林，他們把滑杆放下來，長毛、老段兩眼望着我。我想，他大概要下手了吧！我嚇極叱聲問他道：『你幹什麼？』他很驚訝似的答應我道：『先生何必出這樣嚇人口氣！路走錯了！怎麼好？』我這時纔恍然大悟，纔明白他們是走錯了路，並不敢做什麼。後來我們向着所發現有人走動的對面山腰走去。

八 是人？是畜？

將要到衛所，被一面很大的池塘隔着，馬馱都纔向多走七八里的山路去了。好多行客在灘邊爭渡。而小船僅有兩隻，每隻只能容二十餘人。於是人夫轎子滑杆越集越多；而我會着健秋的滑杆已經在灘邊候了半點多鐘，船錢也早開付，在理自然是要該我們坐運完軍隊轉來的那隻船，旁邊人也讓我們。那曉得那隻船剛要攏來，後面又來了一批軍隊，有槍就無理；健秋的滑杆剛運上船，牠們硬唬着把船拉過去載牠們。船子撐着船走了，我的滑杆只是前頭的老李扒上船去；後頭的長毛老段還磨着水，而船只管走，長毛老段和我的行李都拖在水面。幸老李和健秋的兩個轎夫把他及滑杆拉上去，牠們還打他踢他。

阿呀！不好！四個轎夫不都是鬼眉鬼臉的麼？第二轉的船來至少要等十五分鐘，豈不怕他四個把滑杆駕起遁？我急忙看健秋，健秋站在岸上，急得沒法，我想靠健秋是不行的，

我會游泳，現在便可應用，一躍跳入水內，走了好幾步，拉着船邊，用力掙上船去。却觸怒了牠們，把牠們作惡所恃唯一的槍提起，高聲恫嚇我道：

『你上來做什麼？』

『我上來要同我的兩駕滑杆一齊過去。』我誠懇的同牠們說。

『放屁！快滾下去！下去……』牠用蹄子踢起我來了。

『軍士！我本來知道這隻船是軍士們佔有的；不過因我的四個轎夫沒眼水，錯上了軍士們的船，真對不起！但是他們四個既上了船，軍士請想，我豈能不跟隨着呢？』

『但是——但是你這樣腌臢，淋些水在船上。』其中的一個牠說。

『就是呵！我全身都濕了！現在船到深處了！』

『坐過去些！』

『是！』

我想，世界上要講人道主義，要真實平等實現，非世界上各個人的思想能力都到了

一致的那一日不可，非世界上消滅了這類無業而消費似人似畜的強暴厲階的那一日不可。

九 微雨。

柳樹河下爲深谷，殿台在谷中，樹林陰翳，溪水清漣。時方微雨，道路泥濘；然垂暮之谷着雨，垂凋之木潤色，清暢之景，馨入心脾，一時頗覺舒爽。

二十一日

十 走小路。

昨夜轎夫說：『明天的路最長，山又大，路又險，由昆明到成都最難走，最害怕的便是明天。——所以明天起身務必早，路上務必小心；尤其是支鍋山最險最高，我們或者繞小路去。』

我們聽見他們的話，很在耽心。今天我們夜間三點鐘便起床了，飯後約莫四點鐘的

光景便出發；但我和健秋不贊成走小路，因為軍隊馬馱都走大路。出店子的時候，便諄諄囑咐轎夫不準走小路。

摸索出了村外，刺骨冷氣，颯颯襲人。沈寂的夜裏，依稀幾點螢火似的燈光蠕動。傾耳靜聽，隱約馬鈴叮噠聲，雜着風激樹葉聲，時而如由遠而來，時而如由近而去。不多時，漸漸覺得馬鈴聲高而且明，身子仰而且昇，擡起眼睛一望，但見一路燈光，在黑景中忽隱忽現地向上移動。天色似乎微亮，數十分中後，果然東方有點發紅。但暮氣甫去，朝霧頻來，幾十步外，人物不明。

馬鈴聲漸漸聽不明了，身子俯而且似降了，眼前更沒有一點燈光。我注意聽，注意看，果然我的滑杆正折下谷中，後面似乎有一駕滑杆跟着，我想後面的滑杆或者是健秋的。我試喚健秋，果然是他回應我，並且還說：『倬雲，我們像是路走錯了！』接着又叱轎夫：『你們幹什麼？我不是說過叫你們跟着軍隊馬馱走。』轎夫回道：『這是小路，』這是弓弦的小路，軍隊馬馱走的是弓背大路。』我急道：『誰叫你們走小路？快快擡轉回大路！』他們